

还珠楼主·著

蜀山剑侠传

②①—②⑤集



1734.8
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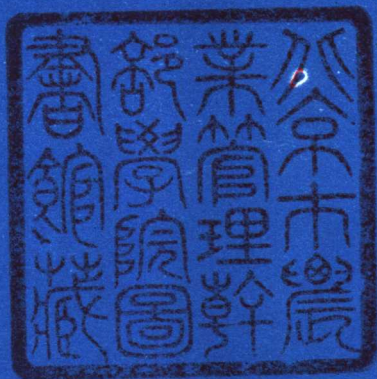
蜀山剑侠传

②1—②5 集



农干院 B0058469

还珠楼主·著



岳麓书社出版

整 理 舒 群
责任编辑 黄保定
封面设计 张 延

蜀 山 剑 侠 传

(21—25集)

还珠楼主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455,000 印张: 13.75 印数: 1—458,000

ISBN 7-80520-142-0

I·82 定价: 4.20元

〔湘岳88—8—3〕

重 印 前 言

《蜀山剑侠传》是旧时剑侠小说的代表作。它熔剑仙、神魔故事于一炉，讲的完全是现实世界以外的故事，却可以使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消闲并感到愉悦。

现实生活中的确也需要有一点非现实或者超现实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生活有时就未免太紧张、枯燥了。

我们很喜欢看《米老鼠和唐老鸭》，这些都是非现实的东西。我们也喜欢看《星球大战》和《超人》，飞船比光速还快，激光枪一射可以穿过地球，“超人”能够使月球离开轨道……正和《西游记》中的魔妖，《封神演义》里的法宝一样，也都是超现实的东西。我们不必害怕孩子看了米老鼠真会相信老鼠能讲人话，以至妨碍“除四害”的工作。只要它们能给读者和观众带来愉悦，使他们恢复疲劳，又精力充沛地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去，它们就有存在的价值。这岂止是有益无害而已，从某种意义上看，它们还可以开拓人们的想象，让智慧插上幻想的翅膀。

这样说决不是夸张。第一位跨入宇宙、遨游太空的华裔宇航员王赣骏博士在航天飞机中想的是什么呢？他想起了自己在中国度过的青少年时代，想起了自己青少年时期所读过的剑侠小说。他说：

“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。我从小就很喜欢读剑侠小说，特别佩服那些会‘轻功’的人。没想到我今天也有这个本领了。”（引自1985年5月20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科学家华罗庚也说：“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。”（引自1985年3月1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可是，有些以雅人自居的先生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尽管

他们官必称太史公，他们却往往忘记了太史公也为侠客立传，大笔淋漓地描写了他们“拔剑而起”，“以武犯禁”的英雄事迹。

当代译学大师、《人间喜剧》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译者傅雷决不是俗人。据郑逸梅先生在《艺林散叶》一书中忆及，傅雷先生就喜欢阅读《蜀山剑侠传》。

还有台湾作家白先勇，他在《蓦然回首》一文中写道：

“还珠楼主的大著《蜀山剑侠传》，从头到尾，我看过数遍。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，其设想之奇，气派之大，文字之美，冠绝武林，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。”

《蜀山剑侠传》的作者还珠楼主，真名李寿民，出身四川名门。他除了写武侠小说外，还是一位著名的京剧剧作家。

本册收《蜀山剑侠传》原第二十一至二十五集，故事情节也和前四册一样，变幻离奇，引人入胜。

由于《蜀山剑侠传》篇幅宏伟，1949年以后从未印行过。此次出版，经过认真整理，标点分段，务使眉目清楚，便利阅读。参加本书整理工作的有伍国庆、黄保定、鄢琨、朱纯同志，为简便起见，署名舒群。书中本来就没有反动、淫秽的内容，当然也就用不着删削了。

我们想，读者读完这部小说后，一定也会得到王赣骏、华罗庚、傅雷、白先勇他们同样的感受。

目 录

- 第21集第1回 地棘天荆阴遣难逃惊恶妇 (1)
途穷日暮重伤失计哭佳儿
- 第21集第2回 临命尚凶机不惜遗留娇女祸 (18)
深情成草累最难消受美人恩
- 第21集第3回 宝镜耀明辉玉软香温情无限 (41)
昏灯摇冷焰风餐雪虐恨何穷
- 第21集第4回 强欢笑心凄同命鸟 (62)
苦缠绵肠断可怜宵
- 第21集第5回 国土出青衣慷慨酬恩轻一击 (75)
斋坛惊白刃从容雅量纵双飞
- 第22集第1回 旧梦欣难温为有仙缘法草累 (82)
更生迎如愿全凭妙法返真元
- 第22集第2回 披毛戴角魔窟陷真娃 (102)
惩恶除奸妖徒遭孽报
- 第22集第3回 照怪仗奇珍冷冷寒光烛魅影 (128)
行凶排恶阵熊魔火炼仙真
- 第22集第4回 玉貌花娇奇艳千般呈妙相 (152)
邪消正胜传音万里走妖娃
- 第23集第1回 大熊岭魔火化蓝泉 (166)
三柳坪神针诛黑丑

- 第23集第2回 彩幔横江禹令神蛛收异宝
奇辉焕斗金轮火剑胜妖尸.....(186)
- 第23集第3回 魅影爆冰魂点点神光散花雨
佛灯飞圣火层层幻境化金蛛.....(207)
- 第23集第4回 玉艳香温秘戏花阴调鬼子
山鸣地叱神雷天降荡妖氛.....(233)
- 第24集第1回 佛法显神通顷刻勾销前后孽
玄功争造化一轮转尽古今愁.....(254)
- 第24集第2回 踏雪赏幽花玉雪仙婴双入抱
飞光惊外道金乌邪幕总无功.....(273)
- 第24集第3回 灵境锁烟鬟绝世仙娃参佛女
厉声腾魅影穷凶鬼祖遇神鳩.....(303)
- 第24集第4回 闭户读丹经明霞丽霄开紫府
飞光摇壁月朵云如雪下瑶池.....(327)
- 第25集第1回 火柱困霜鬟雷泽沙中援道侶
蓝田餐玉实灵空天际见真人.....(344)
- 第25集第2回 蓦地起层楼仙馆宏开延怪客
清谈矜雅谑碧峰小集啖丹榴.....(370)
- 第25集第3回 隐迹戏群凶恶犯伏诛妖徒授命
对忤凌大敌穷神妙法斡叟玄功.....(391)
- 第25集第4回 地叱天鸣剑煞纵横寒敌胆
金声玉振卿云纓纓丽鸿都.....(411)

蜀山剑侠传 (21—25集)

第21集第1回 地棘天荆阴谴难逃惊恶妇 途穷日暮重伤失计哭佳儿

话说上册说到欧阳霜向晚秋索还被她骗去的一封信，并痛斥晚秋寡廉鲜耻，夺夫不成，又主谋害人，因而两人争斗动起手来。欧阳霜言还未了，心怀叵测的晚秋已接近身侧，倏地悄没声手起二指，照准欧阳霜腰间死穴点去。这一下，对方就是会家，出其不意，如被点中，也必倒地身死无疑。谁知欧阳霜依旧说她的，好似气极失神，全未丝毫在意。晚秋方幸手到必倒，就在这念头电转之际，猛觉右手二指如触坚铁，“呀”的一声微响，立时折断。方知不好，想要逃跑已自不及，刚往前一纵，猛觉背脊上似着了一把钢钩，吃欧阳霜随手抓住，哪还挣扎得掉。晚秋近年心宽体胖，比起当年丰腴得多。自从丧夫失志，日夜悲恨，寝食不安，闹得腰围消瘦，玉肌清减了不少，背上皮肤本来发松，欧阳霜又是存心给她一点苦吃，这一把连衣带皮肉一起抓住，悬空提回，晚秋粉背欲裂，奇痛非常。虽然耻于出声，还在咬牙强忍，却已疼得星眸波浸，泪珠莹莹，满身都是冷汗。情知难免折辱，不愿现丑服输在仇人眼里，率性把双目闭紧，一言不发，任凭处治，一面暗想脱身报复之计。欧阳霜知她倔强，必不输口，冷笑一声喝道：“无耻贱婢，我被你阴谋陷害，几乎死为含冤之鬼。本来仇深似海，在我来时，受了恩师点化，知你害人反而害己。似你这等阴毒无耻，已非人类，不值污我宝剑，意欲任你孽满自毙。今日回家探望子女，无意中与你相遇，念在你成全我一场，本心不过与你打个交道，略为教训几句。谁知你竟敢乘我不备，暗下毒手，又想点我的死穴。想当初你我是闺中幼女，以我门第身世，哪一样不比你相去天渊。我的品行心地虽和你有人禽之别，但是人心隔肚皮，谁看得出？况又有你母亲为你作主，

萧黄两家乃休戚与共的至亲至好；你的才貌又是全村上选，按说极易的事。偏你一个世族千金，还不如我这个身世飘零的孤女，一心想嫁我丈夫，百计千方把持献媚，轻狂之态现于词色，全没丝毫顾忌，仿佛我丈夫成了你的禁脔。我偶然在村人宴集之间与他无心相遇，虽然一语未交，也得受好几天的闲气。实不相瞒，我和他从小一处长大，就承他厮抬厮敬，没拿我当下人看待。后来先父为主丧命，更是加意爱护，亲若骨肉，未始没有得夫如此，可以无憾之想。但一念到家世寒微，齐大非偶，又有你这廉耻天良一齐丧尽的贱婢在前，妄念立时冰释。休说像你那么明说暗点，央媒苦求，不要脸的行为没有分毫，还恐他真个垂青到我。我又不甘身为人妾，万一他因父母双亡，无人主持，任性行事，村人犹未免去世俗之见。因为轻视了他，平日总躲着他，偶然相遇也以礼自防，比对外人还要冰冷得多。

“万不料他真个情有独钟，非我不娶。一任你软缠苦磨，唆使你母出头强逼，终无用处，竟在就位村主之时，当众说出心事。我本来看得他重，感激他的一往情深，以前不作非分之望，原恐于他不利。既有诸位长老先德赞同主持，除你而外无一异言，便连你母也说不出再替你拼命争夫的话，我如不允，岂不是假惺惺作态？这事全是他看你不起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！有一次，我在月子里，由镜中望见你对我发狠，还当眼花，谁知你是真具了深心来的。就算我夺了你的丈夫，害我死也就足以解恨的了，为什么要害我死后，还背恶名呢？薄幸人虽是心肠狠些，但他用情还是专的。他起初中了你鬼计，疑念还未消呢，你看他自我走后，常年只有悲苦悔恨，谁能勾引得到他一点？你对他那一番痴心妄想，他可曾用半只眼睛垂怜到你？我只一半恨他心狠糊涂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半还是别有用意，不肯与他见面罢了。照说他当初越对我心狠才越见他的情重呢。鰥居多年，相思一日，你连崔文和那样没骨气的丈夫都没福保守，为了灭口，忍心亲手放冷箭将他害死。这样的情深爱重，文武全才，人品心术无一不佳的丈夫，再由畜生道中再转过千百劫也不配你遇上的了。你以为指使萧元魏氏两个狗男女出头，阴谋深密，不料事发，就发也可狡赖。那么适才暗下毒手想害我命，又当何说呢？”说时，手中连紧了几紧。

晚秋痛楚难禁，全身受制，无法闪避，咬牙闭目，任人摆布，听她历数平生罪过。末几句话，直戳痛处，已是万分难忍。又说她谋害欧阳霁是想勾引萧逸，重拾旧欢，误伤崔文和是由于成心灭口，谋杀亲夫。都是有情理之说、有事实可证、别人问起无词可答的冤枉。平日那么恃强性傲，

一旦跌到仇人手里，那不奇羞极忿，无地自容？加上背上紧一阵慢一阵的酷刑难当，不由一阵急怒攻心，逆气上行，忍不住一声惨哼，就此晕死过去。欧阳霜因她适才一暗算，勾起前仇，人虽气死，余忿犹未全消。方欲将她救醒，行法禁制，迫她服罪，当人眼里出丑。忽听空中有人唤道：“此人虽然可恶，已然够她消受。我适回山，师父命我赶来相助，适可而止，办正事去吧！”欧阳霜闻言，连忙应声飞起。这时空中还有一道光华闪动，两下一同会合，往村外那一面破空飞去，晃眼隐入密云之中，不知去向。

晚秋只是一口闷气闷住，放在地下，吃雪风一吹，不久悠悠醒转，仇人业已不知何往，恍如做了一场噩梦。回手一摸背上痛处，皮肉坟起了三四条，已然麻木。惟恐行迹败露，不顾恨人，首先四外一看，那立处左侧是村中平地起的一座小峰。峰上有三间小屋，上丰下锐，只峰背有一条铁环梯可供上下，原备村中有一长老和萧逸二人观星占验之用。右边是一方塘，塘水早成了坚冰。两行又高又大的树木全被冰雪点缀成了琼枝玉干，银花如叠，晨光欲吐中看去甚是鲜明。地既幽僻，只积雪上面浅浅的留下两条橛印，依稀隐现，直到立处左近，为峰顶崩坠下的冰雪所掩，好似夜来有人乘雪具打此经过。积雪凝寒，冻雀不喧，遥听村中祭神的鞭爆之声，比起夜来密些。峰前一带，却是静荡荡的。只有枝头积雪被爆竹声响震动不时下坠，冰雪相击，碎音铿然，宛如鸣玉，更没一个人迹。一想那位长老年高德劭，儿女成行，这般大雪，无星可观，又当岁暮除夕，纵然他性情怪僻，也决不会一人到此。此外峰顶上，更无他人能到。如有也无见死不救之理，只这场丢人的事不被人发现，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心略一放，毒怨又生，想起仇人竟会生还，已然懊丧欲死，再加上这场奇耻大辱，切肤之痛，不禁把满口银牙乱挫，颤声切齿，恶狠狠骂道：“该万死的小贱人，我和你誓不两立，纵令身败名裂，也必拉你母子夫妻全家同归于尽。只你敢留村中，或是常时回来看望你那老少四个畜生，休想打我手内逃得命去。即使不再回来，也只是便宜你一个。”

骂完，忽想起自己枉说狠话。可是年来林泉优游，夫妻恩爱，就到萧家，也不过陪了爱女前往学武，偶然给她指点武功，本身早就抛荒，体力业已减退。萧逸全家连小的看去都有了根底，大人更不用说。昨晚仇人本领竟比她丈夫还要厉害，奸谋已泄，人家必有防备，休说斗她不过，近身都难，这仇是如何报法？有何好计，可以一网打尽？实想不出。边想边往前走，心气一缓，重又转念到仇人业已回家，即使所说不肯重圆旧好的话

是真，难道前事也隐而不言？萧逸得知此事，岂肯干休？照他为人，定娶当众声讨。自己身败名裂不说，爱女纵不牵连也难在此立足，小小年纪，一朵鲜花也似的幼女逃出村去，地棘天荆，前途茫茫，何堪设想？此时母女二人的吉凶成败尚自难料，怎能先想报仇的事。仇人创巨痛深，分明是在外面苦练了多年武功回来报仇。如非另有毒恶方法报复，也决不会已落她手又这等便宜放掉，必想当着全村的人明正己罪，借此向丈夫洗去污名无疑。果然这样，倒不如认作冤孽先寻自尽，爱女或者还有一点活路。想到这里，不禁心中砰砰乱跳。思来想去，这等罪孽出不了十天半月，定要身受。目前只有万分之一的指望，但求神天默佑，仇人怀恨丈夫暂时竟未吐实，或者还有一点挽转。想时正经萧逸所居峰下，立定又想，丑媳妇难免不见公婆，迟早不免，何不先观查一个分晓，以便相机行事。强把心神放稳，仔细寻思，决计当时冒险蒙羞，先见萧逸探个虚实。如真事犯，率性拼忍奇辱用苦肉计背了人痛哭，自吐罪状，历述暗害仇人实由以前相爱之深，痛致悔恨。他平日对自己本非无情，只为有个仇敌在前，瑜亮并生，遂致舍此取彼。若旧情总还犹在，事已至此，也说不得什么丢人舍脸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禁头晕身颤，心都急成了麻木。一跺脚跟，硬着头皮，贾勇而上。

人当失意之际，任是多聪明人也是荒疏错失，举措皆乖。何况晚秋夜变之余，遭此意想不到的挫折惨败，心头无异插上数百枝利箭。来时刚刚苏醒，惊慌迷惘，没有平日那么心细，以为照理峰顶不会有人。既未查看那雪中橛印过了那堆冰雪还有没有？何为止点，见了萧逸又是三心二意，舍了先打主意，明见种种情形有异寻常，仍然倒行逆施，妄想离间。没把敌人心肠说软，反使恨上加恨，毒上加毒，终至一溃永古，不可收拾。自己身败名裂，还连累爱女爱婿出死入生，受尽磨折凶险，岂非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
萧逸见她毫不悔祸乞怜，反以虚声恫吓，不禁怒从心起，喝止之后，说完了适才那一席话。晚秋终是性情刚傲，经此一来，益发无颜上台服低，当时愧恨交加，又羞又急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满口鲜血，就此晕死过去。隔了好大一会，知觉渐复，昏沉中觉着头脑涔涔，天旋地转，胸中仿佛压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，透气不出，难受已极。耳旁隐闻嗷嗷啜泣之声，勉强略稳心神睁开倦眼一看，不知何时，身已回到家内，爱女瑶仙同了萧元长子萧玉双双守坐榻前，正在垂泪悲泣呢！猛的想起前事，不禁心

慌，只苦于说不出话来。

瑶仙虽不知道乃母恶贯满盈自作自受遭了报应，但是天亮前闻得守墓人报信，不顾穿着素服，赶往萧家。天刚亮，萧家便说乃母得了暴病，着人抬来。两家至亲至好，这样重病，萧逸并未亲身护送，适才出门取水，明见他父子四人同了两个门人，由祠堂回转，又是过门不入，未来存问，料定其中必有原故。此时晚秋牙关紧闭，面如灰土，通体冰凉，情势危急万分。正在焦愁，恰好萧玉前来拜年，帮助她用萧家着人带来急救灵药灌救，又按穴道，上下推拿，直到过午，人才渐渐回生。一见乃母瞪着两只滴布红丝的泪眼，愁眉紧皱，嘴唇连张，欲语不能发声之状，便料她想问来时的情形。好在使女不在跟前，萧玉父母是乃母死党，本人更是自己没齿不二之臣，无庸避忌，便把适才萧家抬回情景依实说了。晚秋最怕的是萧逸当着村众宣示罪状，身死名辱还要累及无辜的爱女。知觉一恢复，首先关心到此，急得通体汗湿，神魂都颤，惟恐不幸料中。及听瑶仙把话说完，才知萧逸未为已甚，看神气不致向外张扬，当下一块石头落地，不由吐出一口血痰，跟着又喷出一口浊气，心便轻松了一半。忙把倦眼闭上，调气养息。瑶仙又忙着喂了几口药汤糖水。过有片刻，神智稍清，只觉周身伤处奇痛彻骨。静中回忆前事，时而愧悔，时而痛恨，时而伤心，时而又天良微现。想起孽由自作，不能怨人，尤其萧逸居然肯于隐恶，越觉以前对他不起。似这样天人交成了一阵，猛想起大仇强敌已然回村，听她口气虽说不肯诛求，以后终身拿羞脸见人，这日子如何过法？想要报仇，又觉无此智力，加以事情败露，党羽凋残，人已有了戒心，简直无从下手。就此一死，又不甘愿。思来想去，想到萧玉人颇英俊，又苦恋着爱女，二人倒是天生一双佳偶。只惜目前年纪俱轻，难成家业，莫如借着夫亡心伤之名，长斋杜门，忍耻偷生。挨上两年，暗中与他母子三人商量停妥，乘人不备，将村库中存来买货的金沙银两盗取一些，偷偷逃出山去，再把村中情形向外传扬，勾引外寇来此侵害，使全村都享不了这世外清福，岂不连仇也一齐报了。越想越对，料定魏氏也难在此存身，必听自己摆布，只丈夫灵柩无法运走，是桩恨事。她这里已熄昏灯，又起回光。

瑶仙见母闻言以后，面上时悲时恨阴晴不定，好生忧疑，和萧玉二人一同注定晚秋面上，各自担心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正悬念间，忽见乃母口角间微含狞笑，愁容立时涣散，面泛红晕，已不似先前死气沉沉。心方略宽，晚秋已呻吟着低声唤她近前。晚秋虽然不避萧玉，当着本人提说亲事终

是不便，刚附着爱女耳朵断断续续勉强说了受伤经过，还未落到本題上去，人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发声不得。萧玉忙端了杯开水过来，晚秋强作笑容看了他一眼，瑶仙接水喂了两口。晚秋见萧玉满面威容守伺榻前，心中越发疼爱，无奈底下的话更不能听，打算略缓口气，令瑶仙将他支开再说。瑶仙听乃母连被萧逸夫妻母子羞辱打伤，咬牙切齿，心如刀割，又见乃母气息仅属，病势甚危，话都接不上气，还是说个不休。暗忖母亲机智深沉，今日之事虽说仇深恨重，也不致忙在这一时就要把它说完，看此情形好些反常，迥不似她平日为人。口里不说，心中格外加了忧急。方想拦劝，有话等病体好了再说，目前还须保重为是；忽听雪中脚步之声至门而止。蒲蒲两响，门帘启处，闯进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少年，一进屋便气喘嘘嘘地朝萧玉急叫道：“大伯娘疯了，满嘴乱说雷二娘显魂抓她。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气力，清弟和我妈妈、姊姊三个人都拦她不住，如今惊动了不少人。大年初一早晨，你还不快些回去，只管留在这里则甚？”说完，不等萧玉回言，急匆匆拉了便走。

晚秋见那来人乃萧玉紧邻郝公然之子潜夫，也是一家随隐的至亲。公然为人方正，素与三奸面和心违，只郝妻为人忠厚，与魏氏还略谈得来些。闻信情知要糟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想要嘱咐萧玉并向来人打听几句，连忙强提着气，急喊瑶仙去将二人唤住，问两句话再走。瑶仙知道乃母心中有病，一听魏氏发狂乱说，也甚担惊，不等乃母说完便会意追出。

萧玉毕竟母子关心，方寸已乱，一出门就往前急跑。虽只两句话的功夫，已跑出四五丈路，潜夫因先跑了一段急路，反倒落后了些，瑶仙见积雪太深，二人都是如飞急驰，恐追赶他不上，又自信萧玉素来听话，可以一招即回，忙站门前娇喊道：“玉哥哥，郝大哥，快些回来，少停再走，我妈有话问呢。”萧玉相隔较远，心忙意乱，一味狂奔急纵，没有听清，竟未回顾。郝潜夫在后，却听了个真。他原是萧逸门下，从小聪明，最得欧阳霜怜爱，和欧阳鸿更是投机。村中不乏明眼之士，欧阳姊弟无故失踪，郝父公然冷眼旁观首先起疑，私下聚集村中诸长老一商量，知道昔日卦相早就算出今日之事；欧阳霜只是被人陷害，还要去而复转。目前仍以不问为是。虽然没再多事，父子二人背人密议，总料定三奸与此事有关，只未出口罢了。今早祠堂团拜，从一位长老口中得知了一点真相，回家便赶上魏氏忽发狂吃，大声疾呼，自供罪状，三奸阴谋益发败露。潜夫自然更恨三奸不复齿于人类，只不过和萧清同门至好，出事时再三哭喊哀求，清

他跑这一次，将乃兄追寻回去。情不可却，所以进门之时只对萧玉说话，拉了就走，对晚秋母女二人全未答理。行时正没好气，一听瑶仙喊他二人留步越加愤恨。高声怒答道：“几条人命都害在你妈手里，莫非又要想方设计害人么？对你妈去说，报应到了，快些 自打主意吧！”且喝且跑，一晃老远。瑶仙从小性傲，不曾受过人气，情虚之际，听到这般难听的话，好似心头着了一下重锤。当时又羞又恨，又怕又急，只觉心跳脸热，耳鸣眼花。惟恐被乃母听去，不敢还言，连忙退了回来。萧玉似闻潜夫向人大声呼斥，回头看时，瑶仙业已进内，见潜夫不住挥手促行，未暇多问，也不知瑶仙见他未回已然迁怒，仍旧飞跑下去不提。

晚秋伤病沉重，耳聪未失，又在担心此事，爱女一出，便侧耳细听。及见人未唤回，爱女面上神色有异，潜夫所说之言虽未听真，可是声音暴厉，料定不是什么中听的话。忙问：“玉儿怎的不回，那小狗东西跟你吵些什么？”瑶仙忍泪答道：“玉哥哥业已跑远，没听见。那狗东西说他妈都疯了，我们还不容他走。”这两句话虽非原词，对于瑶仙却已难堪之至。晚秋见爱女说到末句，声音哽咽，眼睛乱转，泪光莹莹欲流，好生的心疼。竟忘了日暮途穷，长夜已近，反而咬牙切齿愤怒道：“该死的小狗东西也敢欺人么！乖孩子莫伤心。你妈左就不免身败名裂，我也想开了，现在不犯着和他计较。为你两个乖儿，我从此决不生气着急，只好生保养，等身体复原，挨过两年受气日子，要不连老带小、连男带女把这一村的狗东西都害他个不得安生，我娘婆二家的姓都倒起来写！”瑶仙见乃母已遭惨败，大难将临尚还不知究里，豪语自大，心越焦急。又想起适才当着萧玉，话未说完，明知与己婚姻有关，有些害羞，无奈事情已急，乃母所行所为按着村规，万无幸免之理。萧逸纵肯容情，不为举发，魏氏一疯，万一尽吐真情，村中诸長老平日虽不过问村事，遇上大事，却是一言九鼎。欧阳姊弟和雷二娘均得人心，欧阳霜尤其是身应卜吉，全村爱戴之人。失踪以后，常听传言，诸長老早有灵卦，断其必归，且为全村之福，可知非常重视。一旦事泄，得知三人俱受乃母之害，大祸立至。如村中長老和全村公判，不是活埋便是缢死。祸变俄顷，凶多吉少。此时把话问明，就将来为母报仇也有一个打算。想到这里，心如刀割，扑簌簌泪流不止。

晚秋瞥见爱女又在伤心落泪，忙把她唤至枕前，抱头抚问：“何故悲泣？”瑶仙乘机请问适才未尽之言。晚秋把前言才一说完，猛的想起适才魏氏疯狂鬼迷之事，此时不知如何的了局——只顾宽慰爱女，一打岔，竟

自忘却，因话及话，忽然想到。更觉此是天夺其魄，绝大破绽，不由急出了冷汗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晚暗算萧元时，乘机暗点重穴连她一起害死，灭口为是。只说她胆小口紧不会泄露，万想不到会失心狂易，留此祸根。晚秋只想到这眼前的事，后悔失着，却不料自己早把马脚显露在要紧人的眼里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转眼就要发作了。

瑶仙见乃母正说得头头是道，忽然沉吟不语，面有忧色，知她又在担忧前事。心想如果事泄，全村轰动，不等郝潜夫到此，村人问罪之师必已早到。二人去了这一会，尚无噩耗，也许新年大雪，路少人行，魏氏说疯话时，只郝家相隔最近，被听了去，所以潜夫出语伤人。后来便被萧清和郝氏母妹拉进，并未泄在外面。郝公虽然也算长老之一，终是外姓，平日不肯多事，父子二人都爱萧清，如要举发，萧氏兄弟岂有不苦苦哀求之理。他人见她狂易，两小无辜，人心是肉做的，顾生不顾死，况且事不干己，一可怜，也就解了。越想越以为不是没有转机，为宽母忧，便只瞒起潜夫所说一节，把预料情形一层层说了。晚秋也觉爱女之言有理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但愿如此！我此时死活未放心上，只盼挨两年的命，看你两个成立，乘机把仇一报。依我心志，休说生遭惨死，便是死后堕入十八层地狱里也甘心了。”瑶仙人极聪明，虽然颇有母风，但她年齿尚幼，天良未丧。对乃母所行所为，本来不以为然。只不过是己生身之母，天性所关，不能不随同敌忾罢了。一听乃母害人之心始终未灭，只求蓄怨一逞，不特死而无怨，连堕地狱受诸苦难，皆也甘心。看萧元夫妇相继遭了报应，料知无有善果，闻言甚是刺耳惊心。想要谏劝几句，又想她正受伤病重，心情忿激，不便拂逆，欲言又止。心中还在求告神佛默佑，想代母亲受过，忽又听有人踏雪到了门前，却没先前郝潜夫来得匆遽。想要出视，便听使女绛雪在和来人答话。瑶仙的头被晚秋抱住，又不敢过露惊惶之状，方自疑虑，来人已走。心方微定，绛雪已持着一封素信进来。

这封信如果落在瑶仙手里，晚秋还能苟免一时，也是合该数尽。那绛雪昨晚熬了一个整夜，天明主母忽然抬归，略为服侍萧玉倒水，瑶仙便支她去睡。一觉醒来，挂念主母，跑出便遇送信之人。睡眼朦胧，也没看看小主人的神色，脚才进屋，便说：“这是四老太爷的信。说要本人亲拆，不用回信。”晚秋在床上听了个毕真，忙命拿过。瑶仙反身坐起，想使眼色拦阻，已是不及。绛雪人颇机灵，看出情形不好，知道说得太慌，刚一停顿，晚秋连催：“快拿我看。”瑶仙知瞒不住，用手按过说道：“妈累不

得，我念给妈听吧！”

那四老太爷双名泽长，别号顽叟，乃全村辈分最尊、年高德劭的一長老。此人虽不说学究天人，却也博学多能，无书不读，尤精卜筮之学。选推萧逸做村主，娶欧阳霜，均是此老主持。全村老小对他无不尊崇礼敬，可是他从不轻易问事，只是选那村中山水胜地，结了几处竹楼茅舍，依着时令所宜，屏退家人，体会星相，穷研数理。除村中诸长老外，仅萧逸一人最是期爱，常令陪侍从习，余下连那自己子孙在他用功之时，也只能望楼拜候起居，轻易见他不着。武功更是绝伦，八十多岁高年竟能捷同猿鸟，纵跃如飞，内家气功已到炉火纯青地步。大年初一，好端端与曾孙辈晚亲亲笔写封信来，真是从来未见未闻之事。情知事关重大，哪得不心惊肉跳，母女二人俱料绝非佳联，瑶仙答完母话，忙即拆信观看。才看数行便吓了个魂不附体，哪还念得出口？晚秋作贼心虚，本来惊疑，见爱女颜色骤变，益知不妙。念头略转，倏地把心一横，猛然鼓劲翻身挣起，一把抢了过去，狞笑道：“左不就是事情穿了，还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事已至此，怕有何用？”瑶仙情急，想要夺回时，寥寥数行核桃大的字迹，晚秋边说边看全都入目。瑶仙见乃母面容惨变，知己看悉，心中焦急，不由一阵伤心，趴在晚秋身上，呜呜咽咽痛哭起来。

晚秋自知不幸，比前又镇静得多。回顾绛雪尚在房内，事关重大，虽是心腹丫头，也不便当她吐露。拿眼睛一看，绛雪会意，知她母女有避人的话，又看出事由信起，情形大是不妥。想起平日相待恩厚，又是后悔又是难受，眼圈一红，便自避出。晚秋何等心细，暗中点了点头，随用手抚摸着瑶仙的脸蛋说道：“乖儿，不便这样软弱。虽是女流，也该有点丈夫气，快些起来，妈有话说呢。”瑶仙眼含热泪，抬头望着晚秋，心如刀割。晚秋道：“妈的事，你想必都知道了吧！”瑶仙呜咽着，勉强应了一声。晚秋叹口气道：“妈生平做事从不说后悔的话。照你看来，这事到底怪谁不好呢？要换了你，设身处境，又当如何呢？”瑶仙天性颇厚，虽然不能干母之蛊，自从那晚乃父受伤，渐知细底，颇多腹诽。本不以母所行为然，但是这时看见乃母身败名裂，生死莫卜的惨状，哪能不顺着她说。母女情重，自然也要偏些。便愤慨道：“这事都是萧逸和那狗贱人害的，自然是他不好。不过女儿设身处境，决不这样做法……”

还要往下说时，晚秋忙拦道：“话不是这等说法。事情难怪贱人，休说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孤女，萧逸此等人才，全村的少女，谁也愿意嫁他。

不过有我在头里，自惭形秽，不敢存此非分之想罢了。贱人那时正住我家，的确见他躲躲，并无勾引。大对头就是萧逸这个该万死的冤孽。他不遵父母之命，目无尊长，这还不说。最可恨是他既不想娶我，就该事前明告父母，再者我同他从小一处长大，耳鬓厮磨，大来虽没小时亲近，也都常在一起欢聚。妈乃行将就木之人，你是我身上落下来的肉，事已至此，也无所用其羞忌。我因见他老不插香，心下不安，为了此事，由他父在日直到死后两年中，曾经伺便探过他好几次口气。按说我一个女孩儿家，论才论貌都是全村数一数二，这等倾心于他，至少也有知己之感。两家又是至亲至好，就算他死恋上那下贱丫头，也该向我点明才是。谁想他一面装着照常和我同游同止，一颗浪心却早归了人家，外表上和那贱人一样不露一点神色。乖儿你想，我和他平日那等亲密，又有两家父母口头商量，只差过礼了。休说我不作第二人想，全村大小人等，那一个背后不夸男才女貌，是一双天生佳偶！众少年姊妹相聚，往往明讥暗点，简直认做定局的事。

“后来他父死后，女家久等无信，反而屈就。外婆屡次磨续他父在世之约，托人提亲催娶，他如明拒也就罢了，偏又阳奉阴违，拿孝服未满做推托。外婆见他只推没拒，还想他真有孝心。我虽疑心夜长梦多，但是环顾村中并无胜我之人，就说那贱丫头有点姿色，对他又是冷冷的，见了就躲。他为人可是素来温和，无论对谁都显着亲热。我想贱人是他家奴，名分悬殊，即使看中，也只纳为妾婢，如为正室，单村中这些老挨刀的假道学就不答应，想过也就放开。万不料这丧尽天良的猪狗，偷偷不知用什花言巧语挟制这一伙老狗，借他正位村主那一天，先故意拿冷脸子给我看，把我气走，然后迅雷不及掩耳，与老狗们一同赶往我家，说娶那贱人为妻。你外婆如何肯和一个下贱丫头争女婿，气得也不等我回来商量，糊里糊涂就答应。小贱人这等良机自然不放，当时连假都未做。他那里更好，直和娶二婚婆一样，潦潦草草，当日成婚。我和你爹还有几个女伴正在村外闲游，一点影都不知道，先听奏乐，接着有人来唤他们回去道喜。这些刻薄鬼，因为我素来好强自满，忽然起了变局，虽未当面嘲笑，哪个走时不偷偷白我两眼。

“可怜你妈，那时气得身冷手战。人看我一眼，直似戳了我心头一刀，人情势利，一会全都狗颠屁股跑个干净。只你爹一人未走，我才想起他多少年来对我钟情颇深，人才虽不如那猪狗，论情分却是一天一地。既感激，